

(讀))
(((音)

食薯者 —— 看梵谷的 The Potato Eaters

王良和

大地的深處升起一盞燈
沒有穿越泥土的屋頂
從黑暗中來，加倍珍惜那黑暗
謙卑地讓幾個馬鈴薯聚攏歇息
穿過死亡，艱難地成熟

叉子下馬鈴薯散放自身的光輝
當它膨大，飢餓萎縮，憐憫中變得圓滿
映照陰影裏疲倦的面孔
加倍光明，那些懂得泥土的
杯子，陶壺，耙著生活的砂石的手

你苦味的壺斟著斟著茶杯就滿了
你成熟的果實要求手指的枝條彎向大地
你眼中兩點火焰幽冷地發芽
你明白辛苦，你為她遞來一杯茶

啊，他們在開放的生命中全神栽進溝壟
生根是容易的，抓著泥土直到完成
那樣艱難，那樣渴求鬆弛
而成熟只能在堅忍中等待
那些眼神，已累得無法承托另一個眼神

我呢一個觀者，手指輕易翻過另一頁畫冊
敲敲門又離開。不必交融的，我也有自己的鋤
俯身向一塊文字的荒田，挖掘，更深地挖掘
生命在勞動，望著泥屋中一隻隻閃光的手
有期待的喜悅也有苦澀

1995年7月30日



(讀))
(((音)



攝影：余加希

(讀)))
(((音)



攝影：余加希

湖

羈魂

(讀))
(((音)

小二那個店
熬一泡普洱呢
擺龍門也擺不下
如此劉伶如此呢陶令
莫賦閒情——
不准吐痰呢隨地
臭皮那個囊

臭皮那個囊
便挑挑撻撻你挑著
一壺天地撻來
風落天涯呢
天涯踐踏你兩鬢的斑駁
熬一泡好濃好濃的普洱呢
他媽那個的

他媽那個的
咱們原是同一面貌
同一食桌呢過客
博士是茶
生活是一盅兩件
管他這會帳算多了呢
勞什那個子

勞什那個子
宰了麒麟烹了鳳凰沒有
還有 這一席滿漢狼藉過麼
開嚟有找 那邊有位
熬一泡好熱的普洱呢
黃鶴那個樓

黃鶴那個樓
咱們千年的翰墨哪裏去
潯陽壁上標出午夜市的特價
便如此將古典典掉 以早報
以六安 以五加皮 以
小二那個店

1969年7月

